

沒有一個國家沒有宗教，不可能有一個國家沒有宗教。拿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來說，譬如美國……那神聖的上帝，一切國家底最高制裁，在一切官方談話之中占了多麼重要的地位。不過不論哪一位國家主腦……，他講起上帝的時候，他一定準備再剝削一次人民。(Bakunin 1882/1976: 102)

人靠熟練運用巫術、符咒就能改變自然進程這種信仰，千百年來一直在人類歷史中流行。儘管只有挫折和失望，但人類仍然極為頑固地堅持這種信仰。因此，在我們的政治活動和政治思想中仍有巫術所把持的地位，也就不足為奇了。(Cassirer 1946/1992: 378, 1974: 295)

在 Bakunin(1882/1976: 9-10)的《上帝與國家》(*God and the State*)中，這位可以被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拿來一次又一次剝削人民的上帝，普遍可見於整個十九世紀的歐洲，當時各國政府明令在國民學校所講的故事與教義，說是為了使人民開化，但看在 Bakunin 這位無政府主義者的眼中，是政府對人民有系統的毒害與麻醉，是「反叛人性的罪惡」。Bakunin 在書中顛覆《聖經》〈創世紀〉裡有關人類祖先原罪的神話，他認為，真正欺騙亞當和夏娃的不是魔鬼，而是上帝；因為魔鬼據實以告，¹而上帝卻留一手。²但是，真正關鍵的不是這神話荒誕的內容，而是一個很重要而明白的意義：

¹ 蛇對女人說：「因為上帝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，你們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惡。」亞當和夏娃吃果子之後意識到自己赤身露體而開始尋找遮掩（聖經公會 1986: 3）。

² 「耶和華上帝說，那人已經與我們相似，能知道善惡，現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樹的果子吃，就永遠活著。耶和華上帝便打發他出伊甸園去……」（聖經公會 1986: 4）。

……人解放了他自己；他把他自己從動物性裡解放出來，把他自己構成一個人；由於一種反抗性的和智慧의 行動——就是，靠了反叛、靠了思想，他開始了他底顯然是人底歷史和發展。
(Bakunin 1882/1976: 10-11)

讀者不必得接受 Bakunin 歷史主義的人類整體解放，但是他對於人思想之批判力的肯定，以及他思考現代國家與「上帝」的方式，可以作為本研究討論現代政治與宗教問題的起點。

一、從「三位連動的神話統治結構」思索開始

上帝是任何東西，真實的世界和人卻什麼也不是。……上帝是主人，人是奴隸。人自己不能夠找到正義、真理以及永恆的生命，只能靠了神的天啟才能找到它們。不過凡是提到天啟的，也要提到上帝自己所感召的啟示者、救世主、預言者、牧師以及立法者；而一旦承認他們是神在地上的代表，是人性的神聖指示者，是上帝自己為了替人們指引拯救的道路而選出來的，他們就必然要行使那絕對的權力。……人是上帝的奴隸，就也必得是教堂和國家的奴隸，因為教堂已經把國家弄得神聖化了。(Bakunin 1882/1976: 26)

將 Bakunin 的描述分成宗教與政治兩個方面，在宗教方面，可以得到「上帝—救世主—信徒」這樣的關係結構；在政治方面，則是「國家—國家元首（統治集團）—人民」，這兩方面在結構上的三個對應項，具有某種可相互代換或結合的平行關係。當抽象的超驗實體上帝被國家代換或合體後，其各自的代理人也可相互代換或合體時，象徵天國之真理所在的上帝就在地國統治之正當性的榮光中彰顯；在地國上自稱（或傳聞）